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70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抗日救國戲劇集

抗戰

抗戰大鼓詞



大象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70

文教
文藝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抗日救國戲劇集

抗戰

抗戰大鼓詞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抗日救國戲劇集

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印

劇目

山河淚·····	一一七三
準備·····	七四—八七
亡國恨·····	八八—一〇六
垂死的軍人·····	一〇七—一二一
上前線去·····	一二二—一三四
愛國的女兒·····	一三五—一四四
拚命·····	一四五—一四九
搏戰·····	一五〇—一七五
臥薪嘗膽·····	一七六—二二八
編後的話·····	二二九—二三〇

山河淚

侯曜

劇中人

安南潛——韓國獨立團首領年二十四歲

崔玄英——韓國獨立女黨員年二十二歲

朴忠——崔家的老人家年六十五歲

韓國獨立團執行委員六人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皆二十多歲的青年

山河淚

劇中人

一

山河淚 劇中人

韓國女學生甲乙丙三人俱二十來年的人玄英的同學
韓國獨立運動各區代表二十餘人——男女老少皆有

小毛——崔家的僕人年二十歲

憲兵中尉年四十多歲

憲兵五人

警察二人

第一幕

第一場

時：一九一九年

地：韓國京城

景：韓國某女校的一間寢室，室內三張床在適當的位置擺着。靠當中的窗下，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時鐘和幾本書。這個時候已經是夜深了，室內是黑漆漆的一切都不見。開幕後女學生崔玄英從床上爬起來，把洋燭點着。又走到她的同學甲的床前輕輕的喚醒她。甲急忙的爬起來，也把洋燭點着，她又把乙叫醒。乙也急忙的爬起來。三人連忙把抽屜打開，拿出兩幅黑布出來，掛在窗上，把燭光遮着，使不致透出外面。再拿一幅黑布把門縫遮了。其次把一面還沒做成的韓國國旗，慎重的從箱子裏取出來。乙再把一支洋燭點起來。崔與甲把窗下的桌子抬到室中放着。乙把桌上的什物拿開把三支洋燭放在桌的三個角上。甲把旗平鋪在桌上，崔把

山河淚 第一幕

四

針線，剪子，和各色應用的什物，從床底下一個網籃裏拿出來分給甲乙二人。她們坐在燭光下，很祕密的做一面很大的國旗。

崔（催促的聲調向同伴說）做快一點罷！今天晚上我們不做起這面旗子是不許睡的！

甲 姊姊！不勞掛心，我們的手下都不慢，到天亮的時候，我想總可以成功了，唉！我的韓國……（甚興奮又立即抑制）

乙 不必等到天亮，我想還要一個鐘頭的功夫就夠了。

崔 是的！只要我們大家肯努力，馬上就可以成功的！

甲（悲憤）唉！太極旗呀！我們已經偷偷的做了三夜了。每天夜裏都是要等人靜了纔敢動手，難道我們的國旗是見不得天日的嗎？

乙 好姊姊！別這樣的興奮！還是忍耐些罷！

甲 哼！忍耐？我們現在是忍無可忍了！那些貪得無厭的魔鬼，剝奪我們的權利，破壞我們的文化，箝制我們的自由，殘殺我們的生命，種種慘無人道的虐待，令我們二十萬的同胞沒有一絲的生機，臨死的時候，還不敢出一口大氣，唉！我們的國呀！（興奮聲漸高）

崔 妹妹！聲音放低些罷！我們現在的確是忍無可忍，我知道你是一個血性的女兒，但是我現在要勸你再忍耐些，到三月一日，就是我們揚眉吐氣的日子了。

甲（強制着奮激的感情）是的忍耐些！忍耐些！忍耐到三月一日！

乙（急促的聲調向崔）姊姊！總部已經確定三月一日舉行示威運動嗎？

崔 是的，我剛纔接到本部的確實消息，決定在一日下午兩點鐘，齊集公園舉行示威運動，這面大旗，他們明天就要派人來取的。

乙 這個確實消息，你已經通知同學大眾嗎？

崔 沒有，我想明天一大早纔通知她們。

甲 姊姊！你作事真仔細，還有什麼消息嗎？

崔 還有，（頓）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的，於們要拿公道訴之全世界，我們的手段要和平，我們的行為要慎重，我們手裏所拿的只是國旗，口裏所喊的只是獨立萬歲。

甲 世界也許有容納公道的地方，也許聽見我們的呼聲罷！

乙（室中稍靜）我們除這面大國旗之外，還要做的那五百面小國旗，也是預備在三月一日用

的麼？

崔 是的。本部議決在這兩天內要做一萬小國旗，在運動示威的時候，分發給衆人的。本部恐怕洩漏祕密，不敢給裁縫店去做，只好分派每一個女學校的學生擔任做幾百面。

乙 旗子由我們做，雖然比較由裁縫店去做好得多。但是我們想逃避那瘟疫含監的眼，也是不容易的啊！

（她們想到含監心理即時起了變態，把風吹樹葉的聲音，誤會作含監的足音）

甲 不好了！我聽見外面有人走到我們這里來了！（把燭全吹滅室中黑暗如漆）

崔 （把燭點起一支來）姊姊！做事要沉靜一點！不要聽見外面風聲，就大驚小怪起來。

乙 我聽見的也是風吹樹葉的聲音，現在已經夜靜了，含監這個時候正做着夢呢。姊姊！不管他，我們還是做下去罷！

甲 咳，亡國民已經嚇破膽了，可憐啊！（稍停）可是，姊姊，獨立宣言書印好了嗎？

崔 已經由天道教擔任，印出五萬部了。

乙 那末，我們的一切計劃，組織，都成熟了嗎？

崔 一切都由本部計劃好了。只有派代表到各國去的事，還沒有決定。

乙 本部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把這件事決定呢？

崔 只要等安南潛先生回來，馬上就可以決定了。

乙 安南潛先生是誰呢？（她本來知道安是崔的好友，故意向她調笑）

甲（微笑視崔）玄姊！安先生的人品學問你一定是很知道的，你肯告訴我們嗎？

乙 是的。你一定很知道的，爲什麼不願告訴我們呢？

崔（微笑，立即變爲極莊嚴的能度）夠啦！別捉弄我啦！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甲 誰和你開玩笑。你不告訴我們，我們也會知道的。

乙 玄姊！我們八年的老同學，還用什麼隱瞞呢？

崔 你們既然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問我呢？

甲 你既然曉得我們，是知道的，爲什麼，還要故意瞞着我們呢？

崔 我并不是故意要瞞着你們，實在是沒有功夫和你們說玩笑。

乙 算啦！我老實問你安南潛先生什麼時候，纔能即來呢？

崔 (沉思，屈指數歸期) 明天不到，後天準到。

甲 哼！準到？聽說上海是很好玩的呢！

崔 (在衣袋把安回她的信拿出來) 你們把這封信拿去看就知道了。

(把信交給甲，乙二人看，她自己仍埋頭做她的工作)

甲 (接信在手，微笑) 你們的信，叫我怎好意思看呢？

崔 不要緊，你儘管看就是了。

(甲乙同看信，看不上三行乙對甲說道)

乙 哎喲！這封信的字太小。兩個人同看很不方便的，請你念出來給我聽罷。

甲 好的。你聽着罷！(念信)

『我親愛的玄妹：

你的信，我已經收到了。令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我這幾年仕，爲國事奔走，

已經力竭聲嘶，血乾淚盡，好像一株枯老的松樹一樣了，玄妹啊！我們見面的時候，你恐怕也不相信這飽歷風霜，憔悴如枯木的人，就是當年的我罷！玄妹啊！我的

外相雖然是變了。一切都變了。然而我的心志仍舊一樣，永久都是一樣！你寫信來勸我不要留戀江南春色，忘却鳴綠江畔的悲哀。唉！我何曾有一刻把我們沉淪了十年。血淚長流，五臟焦煎，怨恨生涯，悲慘生活的同胞，忘記啊！玄妹我們相見不遠了，我很不忍再寫那許多亡國的餘恨了。請你牢牢的記着。二月廿九日你的南潛要到你家中相會了！

南潛敬覆

二月二十夜，書於上海。』

（念信的時候，乙的表情由快愉而平淡而悲憤而雪涕，甲的聲調由抑揚而悲惋，而吞聲的嗚咽，崔的工作由忙急而遲緩而停止而伏桌飲泣。）

崔 姊姊！你看了這封信，覺得怎樣呢？

甲（嗚嗚咽咽斷續的說）我覺得……我覺得……滿紙都是血……淚……憤怒，和……和……和怨恨啊！（燭光搖搖欲滅，室中只充滿哀怨和寂寞。）

（有人在窗外敲了幾下。）

崔 (把近她身邊的洋燭吹滅)趕緊把旗收起來！

甲 (急急的把旗疊起來放到床底下去)姊姊！你們趕快上床去！

乙 (急忙把近身傍洋燭吹滅)趕緊把桌子抬回原處！

(窗外的人又把窗敲了三下。歇一會兒再敲三下。)

甲 死瘟災的含監，這回可真來了。趕快把洋燭吹掉！

(窗外的人又把窗敲三下。)

崔 妹妹！外面的人，把窗敲得這樣利害，我們開門出去看看是誰好嗎？

乙 不要開門！敲窗的一定是含監。

崔 我想還是開門給他進來好，不然給他誤會了，以爲我們在房裏不知鬧什麼亂子是很不好的。

甲 不要忙！等我把桌子放回原處，纔好開門給他進來。

(把桌搬回原處。)

乙 (開門，丙從外入，手裏拿着一捆小國旗。)哦！原來是你！我們的魂都嚇掉了！

甲（撫胸而言）我的膽也給我嚇碎了！

丙 各位姊姊！我把你們驚擾了，請你們原諒罷！我們的洋燭已經點完了。我要和你們借兩支過去用。

崔 你們擔任的五百面小國旗已經做好了嗎？

丙 已經做起三百五十面了，還有一百五十面今晚儘可以趕得起來，這些是已經做好了，你把他收起來罷！（把手中旗給崔）你們擔任做的大國旗，今晚能成功嗎？

崔 我們一切都做好了，只差當中的太極圖沒有縫上去。

丙 我不多耽擱你們了，請你們借兩支洋燭給我罷！

乙（打開抽屜拿一盒洋燭出來）你拿這盒去罷！

丙（接洋燭在手）願你們快些成功！（欲下）

崔（急止之）你們要謹慎纔好！如果給舍監知道，是不得了了！

丙 知道了，你們放心罷。（蹣跚而下）

（丙走後，崔把洋燭再齊齊的點起來，乙把旗拿出來。甲把桌子搬到當中，三人重新

山河淚 第一幕

一二

坐下。聚精會神的工作，遠遠的雞聲唱起來了，她們的旗也快要做起來了，她們的工作特別來得快，臉上表示一喜一悲的神氣。

崔（把做起的新旗，揚起來，甲乙同時很興奮的站起來。）我們辛苦了三夜，哈哈！成功了！纔把他做成功，可憐這十年間，天空中不見他一點兒影子，再過兩天牠就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飄揚了，姊姊！妹妹！我們想到這裡心里多麼的快活啊！

甲（把旗搶到手中左右亂擺，欲狂呼獨立萬歲……但是不敢張聲，却興奮得很。）

崔（驚惶的急掩甲口四面張望。）

乙（驚惶的奔向門處。）

（幕下）

第二場

時：與第一場相隔一天，正是早晨的時候。

景：崔玄英家裏的一間花園，布置得很雅緻，老僕人朴忠在園裏修剪花木，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眼睛有些花了，耳朵也有些聾了，精神却是很好。他手裏拿着一把大剪子正在修剪花木。口裏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東西。他每除去一根蔓草，總是喃喃的說許多話。

崔（在台後叫朴忠）朴忠！（朴忠不聞，仍自言自語的修理花木）朴忠！……朴忠！……

朴（似乎聽見有人叫他，他四面的望了一望）誰叫我？（他不見有人回答，他又自言自語起來。）唉！我的耳朵真奇怪！時常無緣無故的響起來。

崔（仍在台後叫）朴忠！朴忠！

朴（又四面的望了一望，把手爬了耳朵兩下）這個怪東西又自己叫起來啦！常常在夢裏把我叫醒，真是討厭極了！